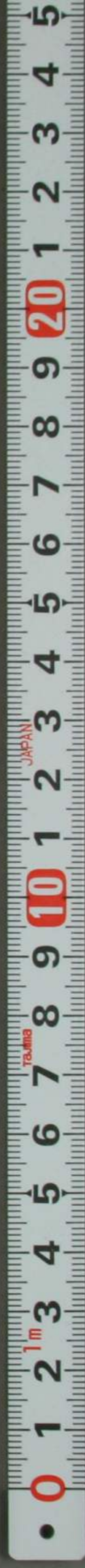


20. 8. 14
5
3. 12

十四

特別
^21
2772
14



門 21
號 2772
卷 14

飛龍傳

第五十回

單珪覆沒蛇盤谷

詩曰

兵書久閑習。

平雲如陣色。

對岸流沙白。

少年多游俠。

懷德被困鉄籠原。

往戰數曾經

半月類城形

綠河柳色青。

結客好輕身。

右摘錄王褒從軍詞

話說周世宗。一心憂着趙匡胤受困。無計可救。因此

飛龍傳

第五十回

昭和十年
二月十三日
漢京

出榜招募。熟知地徑之人。好待兵從間道而救。是夕憂愁不寐。巡視諸營。忽聽營後遠遠的有作歌之聲。世宗側耳而聽。喜得更深。人靜。字爽聲清。真有激昂清雲之志。陽春白雪之風。其歌道。

天地反覆兮。吾志能維。干戈擾攘兮。吾計可夷。明珠藏於匣兮。燦爛常晞。良士隱於山兮。功施無機已矣已矣。識者何希。

世宗聽罷。暗思此人必非凡品。吾須訪之。次日令人暗暗尋訪。不多時只見同一壯士進營朝拜已畢。世宗問其姓氏。壯士奏道。小人姓史。名魁。字彥升。乃史

建唐之子也。世宗道。原來是名將之後。昨夜清吟。公所作乎。史魁奏道。小人向因流落江湖。力營度日。前在絳州遁跡。偶遇單令公相招。隨軍効力。無如令公竟不見用。故有所感而寫懷。世宗邀人後帳。設酒食以相待。因謂之道。據壯士有此襟懷。何鬱鬱居於人下。不自計其榮顯乎。史魁道。未逢知遇。安望顯榮。小人誠有所待也。世宗道。朕聞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朕從來所最關心者。賢士耳。今見公具此大材。朕實欣慕。欲以微位爲屈。不知公肯爲朕効勞乎。史魁見世宗實意用人。便乘機進道。陛下此言。足見

飛龍全傳
爲國之心矣。小人安敢不以實奏。小人雖爲單令公帳下牙將。向慕陛下求人若渴。久有投順之心。恨無其便。故暫止耳。今見單令公用計。將陛下之將趙匡亂困住谷中。彼不知趙匡亂與小人有萍水心交。早欲相救。正在窺伺機會。適遇陛下皇榜招募。故小人作歌以探耳。實欲相投陛下。而救匡亂也。世宗聽言大喜。優容而謝道。公若果有此心。朕之大幸也。但不知用何策而可救。願聞其詳。史魁密奏道。此計必須裏應外合。方可成功。小人回營。誑取人馬。預先伏在谷中。陛下當於第三日夜間。但看火起爲號。須便領

兵殺入。小人在谷內接應。內外夾攻。匡亂便可出矣。世宗聽了此計。歡喜無限。道。若得成功。必當重報。史魁辭了世宗。竟自回營。第一日無話。至第二日。史魁來見單珪。告道。小將觀趙匡亂世之虎將。周主倚爲安危。故匡亂雖困谷中。而周兵堅屯於外。總爲匡亂一人而已。彼此貯兵久持。非善策也。小將自投帳下。未建寸箭之功。願領一枝兵。徑往谷中。乘他食寡力微。斬取匡亂首級。號令軍前。彼見匡亂已死。必無戰心。其兵自然退矣。此舉非惟可解河東之厄。更得將軍早早奏凱。不致勞兵日久也。單珪依言。卽撥兵與

史魁前去。史魁出營。與心腹將劉勇計議。告以投順世宗之故。又言汝於明日夜間在營中放火。我從谷內殺出外面。自有周兵接應。救出匡亂。汝功不小。須當緊記。不可有誤。劉勇依議。史魁領兵來至谷口。見了守圍軍士。傳了令公之令。那軍士不敢違阻。讓史魁進了谷去。仍然守住。那史魁進得谷來。望見匡亂坐在石上。默默無言。四下兵馬不上千餘。都是垂頭喪氣。饑餓形容。史魁嗟歎不已。便將帶來人馬。扎定一處。獨是一個。走至匡亂跟前。叫聲將軍。困甚矣。可認得故人史魁麼。匡亂此時見谷內有人馬進來。打

算上前併力而鬪。見他把人馬扎住。獨自前來。心下又是疑惑。及至走近跟前。畱心一看。見是史魁。方纔放心。立起身來。叫聲恩兄。因何至此。得非來救匡亂乎。二人並坐石上。史魁將前後事情。及明夜夾攻。殺出谷口之計。細細說了一遍。匡亂大喜道。前蒙恩兄在五索州相救。今又如此周全。小弟銘德不忘。必當重報。史魁道。些微照應。何足掛齒。匡亂又道。小弟部傾五千兵。受困在此。已有二十餘天。餓死大半。剩下軍士。殺馬而食。這般饑餒。明日怎好衝突。史魁道。不妨。小弟弟帶得糧米在此。儘可教他飽食。遂令軍士各

各取出糧米。原來史魁帶來的軍士每人身傍多夾帶着糧米。當下衆軍把米遞與那些餓兵登時做飯。各各狼餐虎咽了一頓。覺得眼光頓曉精力復生。過了一宵。至明日衆軍一齊飽餐已畢。等着號火起時。便要動手。將至三更。劉勇在營中放起火來。周營中諸將見了。放起幾個號砲。領軍望谷中殺來。那裏面匡亂。史魁聽得外面炮响連天。知是周兵已到。率領衆兵一齊奮勇殺出。冲到谷口。把守把的兵士亂殺。如砍瓜切菜一般。勢如山倒。史魁正在冲殺之際。當頭來了一將。乃是單守俊。攔住去路。大罵反賊。往那

裡走。史魁不應手。起一鎗刺守俊於馬下。殺散衆軍。舉眼看那北營裡火勢正旺。北軍亂竄。史魁領了兵馬。保着匡亂。出得谷口。正迎着了單珪。單珪大罵反賊。怎敢誑我軍馬。反來助賊。揮動大刀。劈面砍來。史魁舉鎗相迎。未及一合。後面高懷德早又冲到。耍的一鎗刺來。單珪措手不及。抽回刀來架時。不防刺斜裡。匡亂殺來。手起刀落。把單珪分爲兩截。守傑見事不濟。棄營單騎而走。正遇鄭恩。交馬不三合。被鄭恩一刀揮於馬下。劉武守信爲亂軍所殺。守能連人帶馬被火焚死。其餘人馬殺的殺。降的降。逃的逃。不留

一个。比及天明。看那北軍。僵尸數十里。棄下輜重。不計其數。查點將士俱全。只有北將劉勇。死於亂軍之中。史魁甚爲傷嘆。張永德收兵回營。匡胤入見世宗。拜伏帳下。世宗道。朕以二御弟被困。坐卧不安。若非彥升進計。險遭其禍。匡胤拜謝。又謝了衆將。衆將皆來賀喜。世宗以史魁之功。封爲左叅軍。其餘衆將。各皆重賞。是此周兵軍勢大振。遠近皆驚。丁貴的騎角之兵。那裡還敢出戰。暗暗退入城中去了。世宗乃移兵汾水界。扎下營寨。督令將士。重圍晉陽。攻打倍急。晝夜不息。劉崇慌得心驚胆碎。坐卧不安。忙召羣臣

特

計議道。單令公全軍戰沒。周兵攻城甚急。契丹駐兵不動。消息全無。眼見國家破在旦夕。汝等衆臣。有何計策可退周兵。丁貴進道。主公勿憂。臣觀河東之地。北控大遼。西接山後。城郭堅固。且有數萬精銳之兵。尚在未動。周兵雖然緊困。急切亦不能下。今山後應州山王。金刀楊令公。高祖倚爲太山之重。現今手握精兵。帳列勇將。坐鎮應州。各處皆聞其威名。主公可差官召他相救。管叫此人一到。周兵立破矣。劉崇依言。卽差使臣賁了。詔旨。前往應州。召取令公去了。却說這場令公。名業。字繼業。太原人氏。生得面如重棗。

五綰長髯。相貌威嚴。身材凜烈。使一柄大桿刀。上陣如風。因此名爲金刀楊令公。軍中又號楊無敵。深明韜畧。廣有機謀。夫人余氏。暢曉兵法。慣使一個流星鎚。勇力倍常。也是個無人敢近得他的。這夫人生長在綠林之中。父親余志龍。乃是一籌好漢。山寨稱尊。各處響應。當楊業年幼時。奉了父親楊衰之命。遠使探親。路過此山。被這夫人阻住。要討買路錢。兩下裡廝殺起來。不道一般的少年。配定無二的武藝。兩個戰了多時。竟是個對手。那余志龍見楊業一表人材。十分愛慕。便請他上山。歎曲勸諭。納作了

乘龍之客。這夫妻兩口兒。真是天緣巧合。分外恩勤。那楊業也把許多忠言美語。勸志龍改邪歸正。圖取功名。志龍乃是鉄錚漢子。焉有不依。一聽其言。便心悅誠服。因此楊業回見父親。把這委曲緣由。一一說了。楊衰便請旨招安。封官外鎮。做了封疆大臣。這是從古以來的英雄好漢。做事光明。直截痛快的作用。那楊業所生七子。長曰延平。次曰延定。三曰延輝。四曰延朗。五曰延德。六曰延昭。七曰延嗣。又有義子懷亮。這八位郎君。弓馬嫻熟。武藝出衆。都有萬夫不當之勇。又有兩個女兒。稱爲八娘九妹。也是勇敢非常。

所以其時威稱山後楊家兵爲最。當日楊業正在府中與八個孩兒議事。忽報薛王差官來召。楊業受旨訖。與牙將王貴說道。吾曾屢聞薛王兵敗。河東九群單珪全軍覆沒。周師強盛。無有其敵。今薛王既然來召。不得不去救援。一遭王貴道。公今若去。小弟亦願同行。楊業大喜。即日點起三萬精兵。同了八子與王貴一齊起行。到了金瑣關。放炮安營。早有探子報入周營。世宗聚齊衆將商議。匡胤奏道。臣聞山後之兵。天下莫敵。今彼既來對壘。豈有畏避之禮。臣願協同衆將領兵與之決戰。無勞聖慮也。世宗依允。下令諸

禮當作
以言也誤

郡

將各宜仔細以待。時夜三更。世宗宿於軍中。夢見一個婦人。寬衣博帶。走進帳中。後面隨着許多女從。約有二十餘人。手裡多拿着一塊木牌。牌上畫着雲霓。中間寫個大大的水字。見了世宗。只把這牌兒來擺。那婦人走近前來。對世宗說道。陛下軍威已盛。遠人莫不警畏矣。車駕卽宜速返。不然。恐數萬兵馬受苦也。我乃本城之隍。特來報知。望陛下留意。言罷而退。世宗步出帳來。要問端的。却被袍服一絆。跌了一交。頓然驚覺。却是一夢。見案上留下一簡。世宗起來看時。見簡上有詩四句。墨迹未乾。那上面寫的。

百戰功成第一機

全憑汾水隔華夷

貪功不解波濤湧

數萬雄師俱受欺

世宗看了不解其意。至天明召羣臣詳解。皆不能知。又召鄉民間之。內有老者對道。離汾水十五里之地。有一后土夫人神廟。莫非此神顯靈來報陛下也。世宗聽言。卽命匡胤齎香燭往探。如有神廟。可卽土香。匡胤領旨去看。不多時回奏道。汾水西南果有后土夫人廟。臣已焚香。謹求回旨。正言間。忽報北漢楊業兵馬已到了。世宗聽報。便問諸將。誰敢領兵去敵。匡胤奏道。臣願往。世宗許之。匡胤帶領精兵一萬。與鄭

恩高懷德等。到平川曠野。列開陣勢。兩軍相遇。周兵見山後兵果然雄壯。與單珪兵馬大不相同。衆各嘖嘖稱羨。三通鼓罷。放炮一聲。只見主帥楊業騎馬而出。上首牙將王貴。下首義子懷亮。匡胤嘆道。人稱山後之兵爲最。果不虛也。言未畢。一將出馬。乃高懷德也。懷德拍馬挺鎗。跪至陣前。高聲喝道。誰敢出來會我。對陣楊懷亮看見。縱馬出陣。喝聲俺來也。舞起竹節剛鞭。與高懷德相迎。兩下金鼓齊鳴。喊聲大舉。二將戰上四十餘合。不分勝負。楊業在馬上見子不勝。稱羨懷德之勇。時天色已暮。兩下各自收兵。楊業進

關與王貴議道。今觀周將之戰，果是英雄，必須定計先捉此人，其餘不足介意矣。王貴道：公用何計可以擒之？楊業道：離金鎖關四里之地，有一所在，名鐵籠原，山上並無樹木，四面峻嶺，便於埋伏。明日令懷亮交戰，佯輸，將他賺到原中。我與公登山觀望，指揮四面人馬，只看周兵到處，重疊圍困，可擒周將也。王貴道：公之妙計，直鬼神莫測也。於是楊業暗傳號令，命總官馮益領兵三千，埋伏去了。那馮益原是鄆州守將，因得罪逃亡，投在楊業麾下。次日楊業放炮出關，搖旗擂鼓，陣前討戰。匡胤引兵而出，高懷德道：昨日未定輸贏，今日出去，誓必擒他，以挫其勢。匡胤道：北將亦是勁敵，汝不可輕視。須要小心。言畢，兩軍對圓。高懷德挺鎗躍馬，望北軍殺來。北陣上楊懷亮舞鞭相迎，二將交馬，約戰十餘合。懷亮回馬，望本陣而走。楊業帶兵先走，軍勢敗北。高懷德拍馬追趕，後面趙匡胤驅兵繼進，勢若山崩。北軍盡棄衣甲而逃。懷德要立功勞，追入深地，將近鐵籠原。只聽得一聲炮响，馮益伏兵齊起，將周兵冲作兩段。北將楊延昭拒住後兵，不能前進。懷德被北兵逼入原中，部下只有一千人馬，那裡冲突出來。又怎當楊業在於山下，手

執紅旗指揮三軍圍裏任你插翅也不得出來。匡胤與鄭恩正在後面追來。聞知懷德被北軍所困。便與鄭恩鼓兵冲至山前。那山上弩箭似雨。砲石如烟。周兵傷折無數。只得收兵退十五里安營。楊業與馮益把守谷口。差人報捷薛王。劉崇知楊家兵已勝。遣使賚羊酒至營前賞軍。楊業分散衆軍。皆命列於營門之外。奏樂縱飲。如是者數日。有伏路軍校將此報知周營。鄭恩道。賊將戰勝自負。不理軍情。可乘他怠惰。領兵去劫他營寨。便可救懷德了。匡胤道。不可。楊業乃智勇之將。必有整備。賢弟若去。恐中其計。待等主

公駕到。商議救懷德之計。鄭恩道。若待駕到。懷德困死多時了。二哥既然怯他。不去劫營。吾領本部兵。自去破他。匡胤再三阻擋。不肯聽從。只得引兵隨後接應。却說楊業每日縱令軍士。在營前鼓樂飲酒。當有王貴諫道。主帥疎令軍士長飲。不理軍情。倘周兵得知。鼓勇而來。恐非吾之所利。楊業道。無妨。周兵大敗而去。氣已餒矣。安敢再來。公何必多疑。王貴道。小將聞將驕兵惰。必敗之道也。公今蹈驕惰之失。倘一旦兵至。何所禦哉。楊業笑道。公行兵多年。尚不知其奧耶。此吾之計也。吾觀金星入熒惑。應在今夕。周兵必

來故行此計以誘之。公可引兵往正南扎住。但看火起。乘勢殺來。可獲全勝。王貴方纔大喜。引兵欣然而去。楊業又令懷亮延德各領一千軍。伏於要路放過。周兵。汝等便去劫他的營。看周兵敗回。再行擊殺。二人領計去了。又令延朗延昭各領精兵。於大營左右埋伏。看周兵入營中計。汝等便放起火來。從兩傍攻殺。一人亦領計去了。楊業分撥已定。乃空立營寨。自己領兵。退於寨後。以觀動靜。時至二更左側。鄭恩引部兵二千。悄悄而進。匡胤領馬兵隨後接應。望見北寨更點不明。寂無人聲。鄭恩引兵吶喊一聲。殺將進

去。看見空營。鄭恩大驚。叫聲中計。急令後軍速退。勸馬要回。忽見營外一把火起。兩傍殺出楊延朗楊延昭。阻住去路。更深廝殺。寅夜交鋒。鄭恩不敢戀戰。沖圍而走。正遇匡胤兵到。鄭恩叫道。二哥哥賊將已有埋伏。須要仔細。匡胤道。二弟你保了中軍速走。我當敵住追兵。兩個望前正走。忽聽喊聲大振。當頭殺出一將。乃是北將王貴。阻住大殺一陣。折軍大半。弟兄二人奪路而走。奔回大寨。望見營中又是火起。只見左有楊延德。右有楊懷亮。兩路兵殺來。周兵大敗。各顧性命而逃。北兵追趕十里。方始回兵。弟兄兩個。見後

面追兵已去。然後立住營寨。等到天明。鄭恩收集敗殘入馬。與匡胤回見世宗。訴奏楊家用兵如神。因救高懷德。故去劫營。不料他先有準備。被他伏兵殺得大敗。世宗大怒道。朕當親自督軍。與楊業決一勝負。卽下令各營將帥。率領所部人馬。起行至地名汾水原。安下營盤。離金鎖關有二十里之遙。整備遣將討戰。不題。先說楊懷亮自刎營回。兵繳令之後。楊業自己。要退守關隘。卽撥懷亮幫助馮益。困守谷口。是夜懷亮伏几而卧。忽得一夢。從夢中哭了醒來。只因有此一夢。有分叫堽篋誤分吳越。吳越仍返堽篋。正是

悲歡離合從天定

禍福安危怎自由

畢竟懷亮做的甚夢。當看下一回自知。

未逢知遇。安望顯榮。顯榮之必賴乎知遇。必然之理也。夫不能見用。致有清夜之歌。此單珪之所以非知遇也。微位是屈。陰示爵祿之誘。此世宗所以亦不得爲知遇也。夫所謂知遇者。以心志爲之相浹。以禮貌爲之獨隆。言必聽。計必從。情文兼摯。連戀不忘。如是而後。可爲知遇也。於稽其人。其惟匡胤。可以當之。然而世宗亦未可槩以不得爲知遇也。蓋世宗之知遇。特在單珪

之上。匡亂之下也。

史魁告單珪之謀。而曰此舉非惟可解河東之厄。更得將軍早早奏凱。不致勞兵日久也。此言果是忠心爲國。盡善盡美之意也。然而心已外馳。身已他向。寸箭之功。建於別國。善全之策。實爲他人。單珪烏得而知之。夫單珪而不知。則吾得而轉易其詞曰。此舉非惟可速河東之亡。更得將軍早早授首。不使兵士得活也。持此以爲贈。當令史魁掩笑也。

以河東九郡。照起山後應州。以四子之單令公。引出八子之楊令公。欲寫無敵之楊令公。先描易敗之單令公。蓋自有全軍覆沒之單令公。憤事於前。愈見大獲全勝之楊令公。收功於後也。此陪襯之法。引帶之道。野史所宜講也。

凡作文有先表原委。而後敘事體者。如馮益原是鄆州守將。是也。有隨敘事體。而後表明原委者。如原來某人。恁般恁的是也。傳中諸法。莫能枚舉。觀者推之。自可見也。

撥懷亮幫助馮益。正爲下文二人共事。同收懷德之根。且於馮益原是鄆州守臣。亦有歸着。

飛龍傳

第五十一回

馮益鼓兵救高將

楊業決水滄周師

詞曰

堪悲金華暴露奔波驚傳刁斗夢魂呼貪名圖
利誰嗟怨何處家鄉室又孤。寄身鋒刃法重
威多怎分水火命來鋪三軍應賤糧殊貴一將
功成萬骨枯。

右調踏莎行

話說楊懷亮奉了楊業之命領本部兵至鉄籠原與



馮益同守谷口。兩下各立營寨。彼此照應。期待高懷德困死谷中。以收全功。是日懷亮因累日辛苦。伏几假寐片時。只見營外走進一人。頭戴金幘頭。身穿白龍把。揚揚赫赫。立於面前。叫聲懷亮兒。你怎麼骨肉不分。助異姓而殘手足乎。懷亮舉眼一看。不是別人。原來是父親高行周。卽忙跪下。叫道。父親。因何至此。孩兒自幼失離。拋棄多年。今在楊令公帳下。招爲義子。不能省視父母。兒之罪也。但孩兒從不曾幫助別人。傷殘骨肉。父親此言何故。行周道。別的莫說。只這鉄籠原被困之人。難道你不知麼。懷亮道。那鉄籠原

內被困的孩兒。雖不知他姓名。總是敵國之人。該當如此。父親說他則甚。行周道。只這一人。便是你自戕手足。傷殘骨肉了。尙不自悟。還要多言。說罷。往外就走。懷亮忙叫道。父親且慢去。孩兒還要問个端的。叫了數聲。行周並不答應。一直往營外去了。懷亮隨趕出來。却已不見踪跡。不覺放聲而哭。便哭了醒來。見桌上燈燭通明。帳外巡邏已打三鼓。懷亮定性一回。呆呆想道。此夢做得甚奇。方纔明明見吾父親說吾傷殘骨肉。又道谷中被困之人。就是手足。吾想手足乃是弟兄。吾止有一個哥哥。名叫懷德。他諒來好好

的住。在家裡。或者在於父親衙中。怎麼谷中的就是吾哥哥起來。實是難猜。忽又想到這被困的。既是吾哥哥。怎麼夢中又見父親來說。若是父親來托夢。難道父親已棄世了不成。這些緣因。叫吾怎能明白。就是被困之人。前日吾在陣上。與他交鋒之時。武藝果然高強。只是面貌依稀。像我哥哥。但天下同貌的甚多。我一時也不好想得。只恨着交鋒時。不曾問得姓名。終於難辨。是否。左思右想。忽然說道。有了。我且待明日夜間。脩書射入谷中。要他回答。如若果是吾哥哥。我好計議。救他兄弟。既得相逢。連父母的存亡。

也就曉得了。主意已定。等至明日黃昏。悄悄修下了書。至二更時分。兩下營中都已寂靜。懷亮便令心腹軍士。以巡邏為名。將書射入谷中。等了回書。前來報我。須要機密。斷勿洩漏。那軍士奉命。將書藏好。手執弓箭。先往谷口緊要之處。假意巡視了一遍。悄悄到山僻高處。取出書來。縛在箭上去了。箭鏃搭上弓弦。望着谷中射去。正值軍士坐地聽得箭响。取來一看。見箭上有書。忙來獻與懷德。懷德接來。拆開觀看。喜得月色朦朧。可以照看。只見上面寫的。

鄆州高懷亮奉令擁兵守谷。盡職役也不意夢

有所感憶念手足漂離。未知所在。今谷中敵將
踪跡可疑。如係同胞。可書名號爲照。如其不然
別有商量。軍中機密。毋得自誤。立候回音。以便
酌處。

懷德看罷書。失聲泪下。說道。吾弟不知存亡。誰想在
於此地。若非皇天相佑。安得有此機會。使吾兄弟重
逢。此真大幸也。隨身邊取出筆硯。就在字後寫着幾
句道。

鄆州高懷德督兵伐叛。被困幽原。糧草已無。事
在危急。天遣賢弟相救。何幸如之。今以的名爲

照。速宜裁度。會面之時。細談委曲。立望立望。

寫罷封好。仍縛箭頭。至原處。射出那軍士正在等候。
拾了書。歸營來。送與懷亮。懷亮拆開觀看。見了書詞。
汪然泪下。道。若非此夢。幾使吾兄無葬身之地矣。遂
重賞了軍士。至天明。懷亮持書來告。馮益道。小將父
親高行周生我兄弟二人。今兄懷德被困谷中。昨夜
夢見父親來告。方知其實。因此特來稟知總管。望乞
設謀垂救。小將感戴不忘。若事不成。愿與吾兄同死。
言罷。淚流滿面。馮益聽言。奮然說道。我亦周臣也。因
得罪投於山后。原非得意。今既有此事。我當與汝定

計救出爾兄同去歸周可也。懷亮拜謝道：總管若肯如此，愚弟兄雖死不忘感德。於是馮益差人暗暗詣周營報知其故，約定黃昏聽炮响爲號，便當引兵來接應。兩下知會定了，都已整備。至晚馮益撤去圍兵，放起炮來。高懷德聽得外面炮响，料着兄弟來救，卽引部兵從內殺出。馮益招呼合兵一處殺奔關下，哨馬報入關中。令公大驚，令延昭領兵三千速去拿來。見我延昭得令，領兵出關，正遇懷亮延昭道：父親以汝爲子，恩義兼隆，汝乃背反而去，是何道理？懷亮道：兄弟之情，不得不救。延昭大怒，挺鎗直取懷亮，舞鞭

相迎，戰不數合，懷亮不敢戀戰，正待要走。忽正南上來了一枝人馬，當頭便是鄭恩，舞刀來攻。延昭抵敵不往。那馮益與懷德催動後軍掩殺過來。延昭勢力不支，回馬引兵而走。比及天明，周兵合爲一處來見世宗。世宗見救出懷德，又添二將，又得了許多軍馬，心懷大悅，卽封馮益爲御營團練使，高懷亮爲副先鋒。二人謝恩，懷德同弟懷亮拜謝匡胤等諸將匡胤道：前者吾亦被困，蒙衆位之力得脫其難，凡在同朝共事，何必言謝？喜得汝兄弟重逢，誠因禍而得福也。我等衆人當共設一席，聊爲慶賀。衆將道：當得如此。

遂乃設席營中。彼此暢飲。盡歡而散。次日世宗下令各營諸將齊分營伍。攻取金鎖關。諸將得令。分頭攻打。聲勢甚銳。楊業見馮益懷亮二人叛去。悔恨無及。召諸將計議。道周兵攻城甚急。爾等諸將有何謀畫。以破之。延昭進道。周兵連營六座。攻吾關隘。意在必得。兼之趙匡胤。鄭恩。張永德。二高皆虎賁之將。似饌與爭鋒。依兒之見。今且不必與之交戰。俟其懈怠。大人設計以破之。易如反掌矣。楊業聽言大喜。道吾兒此論暗合吾心。遂下令諸將。按兵不出。堅守城池。當時又過了數日。楊業帶了數騎。上高阜處觀看周兵。

見旗旛嚴整。軍士雄偉。列營於汾水之原。兵勢浩大。又看那龍川水勢。白浪滔天。接連汾水。楊業看了大喜。道已入吾掌中矣。回馬入帳。對王貴等說道。周師十數萬。且夕必受吾累。諸將問道。主帥何以知之。楊業道。不識地利。安能活乎。諸將盡皆未信。時當八月初旬。涼風透體。秋雨連綿。楊業差撥軍士。整備船隻。檢點水具。聽令應用。延昭問道。陸地行兵。何用船隻。楊業道。兵家元妙。豈爾所知也。兵法云。軍入陷地。有犯天時。逆天行道。必敗之道也。方今秋雨連綿。汾水必然暴漲。吾故差人整備船隻。備齊水具。往各處水。

口壅住待等雨甚水發之時放開閘其水冲下周兵盡爲魚鱉矣。延昭拜服道大人神機妙算豈兒輩所能測也。正是。

安排妙計擒豪傑

預定奇謀捉帝王

却說周兵因連日秋雨不止。蒲營皆濕。匡胤來見世宗。奏道：今吾大兵列於汾水原。地勢甚低。前望龍川。水勢泛溢。近日秋雨淋漓。倘楊家效漢關公決水之計。吾兵何以當之。世宗道：朕正慮此。未得其策。卽傳軍師王朴計議其事。王朴奏道：臣夜觀天象。見殺氣聚於本營。於大軍甚爲不利。主公速宜拔營移寨。庶

幾可以免禍。言未畢。只聽得帳前一派的聲响。如萬馬奔騰。似于軍震鼓。砰砰湃湃。洶湧而來。世宗大驚。出帳上馬。只見四面八方。水勢滔天。風雨更甚。各營將帥。要備船隻。已來不及。頃刻之間。平地水長數尺。軍士慌亂。無處躲避。惟有追波逐浪。淹沒漂流而已。此時趙匡胤保了世宗。於高處奔走。正遇楊業父子。各駕快船。搖旗擂鼓而來。見世宗遶岸而走。卽稜棄船登岸來追。匡胤怒聲若雷。揮力躍馬。抵住楊業交戰。戰上數合。王貴一馬又到。匡胤奮力抵敵。却好鄭恩、張永德、高懷德一齊殺來。見北軍勢盛。不敢戀戰。

保了世宗先走。匡胤力戰楊業。又有王貴幫助。戰鬪多時。料不能勝。回馬拖刀而走。楊業那裏肯捨。拍馬追來。此時匡胤單騎奔走。纔過龍山峽。不期路滑。潭泥。蹤蹄一失。連人帶馬。陷入川澤之中。楊業一馬趕到。提起金刀。正劈个着。只聽得一聲霹靂。匡胤頂上現出真龍。伸足往上爪住。金刀便不能下。楊業大驚。心下想道。真命之主。不可傷也。忽匡胤坐下赤兔馬紅光一現。騰的蹤出澤中。匡胤帶急絲繮。正要望前奔走。只見楊業勒馬提刀。不來追趕。叫聲且慢。此去絕路難行。君須望南而走。便是大路。當記今日楊業

不殺之恩。言罷。回馬而去。後人有詩以表之。

殺運英雄角逐秋。

鏖兵垓下陣雲收。

驍驍已陷翻騰起。

帝主威風蓋九州。

却說趙匡胤誤被馬陷澤中。又見楊業追到。舉刀便砍。一時眼前昏黑。意亂心迷。一會兒纔能清醒。那馬已立在岸上。又見楊業勒馬停刀。指明去路。又說當記不殺之恩。言畢而去。心下沉吟。不知何故。策馬向南而走。只見當頭一彪人馬到來。却是鄭恩。因不見匡胤。領兵來尋。當時見了。一齊從岸向南而走。但見水勢汪洋。各營軍馬。盡都淹沒。其餘會水得命者。不

上一二萬後人有詩嘆云。

萬馬爭奔勢若潮。

一時軍卒盡流漂。

可憐無數河邊骨。

猶帶冤聲罵怒濤。

諸將保了世宗。退至數十里。招集得命軍士。札立營盤。查點將士。不見匡胤鄭恩二人。世宗心慌。正欲差人尋覓。忽報二將已到。世宗方始心安。二人見駕。各各慰安。少頃。文武官員隨征將士。漸漸復集。世宗見折了許多人馬。忿怒不已。乃謂諸將。道數日前已有神明報知其事。朕尚未明其故。不想今日果應斯言。殊可痛恨。王朴奏道。氣數有定。故不能逃。但勝敗兵

家常事。陛下不必憂焦。有傷聖體。世宗怒道。朕誓與楊業決一死戰。以報其讎。匡胤奏道。不可。軍士折傷大半。糧餉不繼。士卒已無戰鬥之心。陛下若與之戰。恐其不利。不如暫且班師。再圖後舉。諒劉崇如釜中之魚。安能逃其生哉。世宗自知銳氣已挫。難以奮興。只得允從其議。先差人至忻州。暗暗抽回岳元福。這枝人馬。然後下詔班師。各營將士得旨。無不歡喜。盡皆整頓。回師岳元福奏道。陛下進兵易。退兵難。今楊家與劉崇聲勢相依。非可小視。倘楊家探知我軍退去。密地出兵來追。甚非所利。爲今之計。陛下可命大

將斷後以防被兵追襲。陛下前軍緩緩而退，便無患矣。世宗聽奏大喜，即命高懷德、高懷亮、馮益三人爲前鋒，鄭恩、岳元福、馬全義擁重兵斷後，自與趙匡胤、張永德、符彥卿、王朴、史魁等以下戰將并宿衛軍馬居中，即日焚其營寨，班師回朝不題。且說楊業水淹周師，大獲全勝，探馬報到周兵，拔營退去。當有五郎延德進言道：周兵喪胆而去，孩兒願領輕騎追襲，務要趕上將周主拿來獻功。楊業道：不可。兵法云：歸師勿掩，窮寇莫追。吾觀周將知識者多，彼軍雖退，必有強將斷後。汝若追之，反遭其算矣。延德乃止。正是：

運籌帷幄能相慎

決策疆場不受欺

楊業既勝周兵，差人報捷於劉崇。劉崇得報，憤然歎道：高平之戰，早得此人焉！有大敗，即遣丁貴賁、羊酒、金帛等物至營中賞勞。令公拜受，分俵諸軍。衆各歡喜。次日，楊業隨丁貴人城朝見劉崇，安慰之。說道：累卿遠來，大勝周兵，於孤家振威多多矣。楊業奏道：此皆大王之福，與諸將之能。臣有何功，敢蒙獎譽。劉崇大喜，設宴款待。是日，君臣暢飲盡歡，而撤楊業辭駕謝恩。因又奏道：契丹奸詐莫測，勿宜親近。如竭府庫以與之，彼終無厭。而大王則自空其國矣。劉崇深然。

其言又賜以金珠珍玩之物。楊業拜受辭歸。至次日下台拔寨回兵。正是鞭敲金鏡。人唱凱歌。大軍在路無辭。不日將至五臺山。楊業對王貴道。五臺山有智聰長老。精於禪理。能知過去未來。久欲會晤。未得其便。今幸有此機會。欲與足下同往一訪。何如。丁貴道。吾亦久聞此僧善知相法。公若去見小將。當得奉陪。楊業遂將兵馬屯扎山下。同了王貴。帶了七子。後面跟隨着十數騎。一行人齊上山來。此時中秋以後。久雨初霽之時。見那山色空濛。雲光映遠。層臺聳兀。峭壁巍峩。正合着兩句古詩道。

晴光開斷壁

曝色半松亭

楊業帶了衆人上山來。至寺前下馬。擡頭看那山門上有一匾額。鐫着五臺禪寺四个大字。當時先着人進寺通報。不多時。智聰長老出來迎接。一行人進了山門。走過幾間大殿。至方丈。見禮分賓而坐。童子獻茶已畢。長老問道。不知將軍貴駕降臨。有何高論。楊業答道。小可太原人氏。武職出身。姓楊名業。表字繼業。因救河東之厄。得勝回師。久仰禪師明測禍福。精察窮通。故此特來參禮。叩問前程。懇乞指示迷津。幸勿隱吝。智聰道。久仰將軍英名遠佈。今隨枉顧。貧僧

法緣之幸也。楊業遂令左右獻過禮物。乃是黃金十兩。紵絲二端。智聰辭不敢受。楊業道：「些須薄物。聊表相見之情。切勿固辭。」乃命童子收過。遂而叩問終身。要求指點。長老道：「將軍乃當代之柱石。舉世之英雄。今日運謀帷幄。他年垂名竹帛。又何待貧僧饒舌。妄擬清白哉。」楊業堅請再三。長老道：「既將軍不棄貧僧。有四句偈言。望將軍記取。楊業道：「願聞。」長老遂將紙筆鋪排。寫出一首偈言道：

立名無佞。

建業天波。

辛勤勞苦。

李陵榮枯。

寫畢。遞與楊業。楊業細看。不解其意。再三懇求。欲爲解說。長老道：「此天機也。久後自應。」將軍已能循理而行。其後福豈有量耶。楊業遂將偈語收藏。又喚過七子與智聰相之。智聰逐一相過。說盡皆棟樑之器也。貧僧何用多言。楊業道：「理貴直言。小可決無見怪望禪師明言之。」長老笑道：「既將軍不嗔貧僧。只得冒瀆了。」細觀七位將軍。皆是忠國勤民之相。只可惜剛質太露。他日恐不能得其善終。七郎君目有變睛。須防箭危。惟六郎君形貌光舒。可保其爵祿。然一生有憂無樂。好事多磨。雖得令終。未許安享。貧僧所論如此。

亦在諸位小將軍之自保耳。望將軍勿罪楊業聽罷。撫掌大笑道：大丈夫得死於沙場，幸也。何用計較哉？此時日色已暮，智聰令侍者安排素席相待。眾人席上各訴平生豪氣，談笑悠然，直飲至興盡。更闌就於寺中安歇。當時眾人都已寢定，內中只有五郎延德寢不能寐。他因日中聽了智聰之言，心懷憂懼，反側難安。遂乃披衣而起，要往禪房來見長老，求個趨避之方。只因這遭兒此心一發，有分叫身處寰宇之中，心超塵俗之外。正是：

功名事業人皆羨。

生死機關誰肯參。

畢竟延德去見智聰，有甚說話，且聽下回分解。

世宗一夢壞了數萬甲兵，懷亮一夢救了一個兄長。世宗之夢，夢於神；懷亮之夢，夢於父。神以生靈爲囑，父以手足爲懷。其發於夢者同，其驗於夢者亦同。所不同者，特禍福之分耳。兵勢浩大，正襯出水勢滔天；水勢汪洋，正激出兵勢漂沒。水未發，惟見軍士雄偉，並無可破之策；水既發，乃知河源洶湧，孰有可禦之方。蓋兵未敗，則兵爲主；水既發，則水爲主矣。敵兵雖盛，安有不入吾掌中哉。

匡亂每逢患難。歷歷有真龍之見。且自得馬以乘。歷以連類而稱之。斯可見人以馬尊。馬以人貴之義。

以匡亂之深明。韜畧且有軍入陷地之弊。以世宗之素稱英武。且有不知地理之名。符彥卿老成練達。定難易於進退之機。分勇怯於後先之隊。庶於兵家要道。獨得其微。甚矣知兵之難也。甚矣知兵之貴也。

楊業以契丹勿宜親近。竭府庫以與之。恐自傷國計。旨哉斯言也。夫契丹大羊之性耳。欲不能飽。信不能行。敗人國家。慘禍已見。石晉矣。去漢未遠。而崇猶不知耶。夫崇猶不知。則其藐棄藩籬。甘心事虜。卒至殄滅。亦何足惜哉。

飛龍傳

第五十二回

真命主爵受王位

假响馬路阻新人

詞曰

尋傳鑾輿回京闕。眼看旌旗離邊塞。貔貅何用
唱歡歌。養些餘威博後決。回視波濤歇。打點精
神。凱旋聲接。各人暗裏思量笑。彼刀無血。○可
曾建甚功。卒蒙詔。摺封宜爾家。樂爾室。一朝掛
紫衣。尋盟自合。鴛鴦。玦成就。從前缺。丹怎如紅
葉。溝傳風流。初度春宵。一刻海誓山盟結。



右調歸朝歡

話說楊延德日間聽了智聰長老相斷之言。心懷憂懼。寢不能寐。等眾人睡着。獨自披衣起來。悄悄往方丈之中。來見長老。此時長老正坐禪牀。凝神定性。忽琉璃光照。見有人走進方丈中來。定睛一看。見是日間所相之人。便開言問道。將軍因甚尚未安寢。暮夜到來。有何話說。延德道。小可延德。甫聞禪師法語。心實不能自安。爲此篤志而來。懇求禪師慈悲爲本。指點小可一條生路。得全首領於九原。死亦感德不朽。智聰道。此乃各人造化。數定無移。貧僧如何救得。將

軍誤矣。延德再三拜懇。長老見他心志誠實。便說道。既將軍要得生路。別無方畧。只有高飛遠舉。遁跡林泉。置世事於無心。超形跡於塵外。庶可全身遠害。自保其身矣。延德道。禪師之教。善全之策也。但小可思父子至親。情關憂戚。一旦分離遠去。於心亦不能安。如之奈何。長老道。明哲保身。智者所貴。承歡膝下。人子當然。念汝言出真心。貧僧不得不曲爲籌矣。遂乃取出小皮匣一隻。與之道。此乃天機。慎勿洩漏。宜緊藏於身。往常不許開看。如遇大難。方可開看。內中自有救汝之計。斷勿忘也。延德接了皮匣。再拜而謝。歡

歡喜喜歸至客房去睡。有詩爲証。

前程打動機關透。智者相憐警悟深。

不是當年能受教。將軍寧起入禪心。

次日長老命行童安排早飯。只見楊業率衆來辭。長老苦留不住。只得送出山門。一行人下了山。回歸營寨。楊業傳令拔寨起行。大軍離了五臺山。取路回應州。按下不題。那契丹主兵屯忻州。見有周兵阻住。不敢輕進。這日忽報周兵都已撤去。不知何故。契丹主也先差人細細打聽。方知劉崇召山后楊家兵水淹了周師。以此得能退去。契丹主聽報。正在贊歎楊家

之謀。忽有劉崇差官來到。送上金珠寶物。請契丹主回兵。契丹主得了賄賂。統領人馬回本國去訖。却說世宗收兵還朝。進宮請了太后安。從此朝廷政事皆自親裁。補偏救弊。賑恤民瘼。朝野盡皆歡悅。因想趙匡胤等諸將能用命效力。合當封爵以酬其功。於是論功之大小。定爵之次第。遂以都虞侯趙匡胤進爵封爲南宋王。鄭恩封爲汝南王。高懷德。張光遠。羅彥威。張永德。皆封列侯。岳元福。馬全義。符彥卿。皆封節度使。分鎮外郡。以其年老。免於上朝。馮益。史魁。高懷亮等。封爲御林軍都督。進王村爲丞相。改元顯德。分

賜宅第於王侯等。未得衙署者。又令各自挑選家將以實之。眾臣各各謝恩而退。時懷亮問兄以父母之事。懷德將父死潼關。母存故土之言說了一遍。懷亮悲聲大痛。不勝淒傷。方知父親托夢有自來也。一日世宗設朝文武朝見已畢。南宋王趙匡胤出班奏道。汝南王鄭恩前定陶家庄。三春爲室。尙未婚娶。乞聖上恩賜完姻。臣等不勝欣幸。世宗問道。二御弟此姻幾時下聘。何人爲媒。在於何處。匡胤奏道。是臣爲媒。因在百鈴關。隨太后鑾輿回京。於路駐蹕。鄭恩懼暑。洗浴往陶園偷瓜。被打。臣見陶三春勇力過人。兵機

通曉。特任斧柯。與彼聯姻。又將前後事情備細奏了一遍。世宗聽了。幾何笑倒。因說道。姻緣本是前定。匹耦亦屬合宜。御弟執柯。正得其所也。卽傳旨宣汝南王見駕。當有司禮監傳宣。萬歲爺有旨。宣汝南王上殿。只聽得下面答應一聲。領旨。世宗在龍椅上舉眼看時。只見鄭恩從丹墀走上殿來。衣冠氣槩。與前大不相同。怎見得

頭戴三尖光漚帽。

身穿八卦團花袄。

金鑲玉帶束腰間。

粉底烏靴隨舞蹈。

鄭恩走至駕前執笏。嵩呼拜了三拜。看官鄭恩本是

粗鹵之人。跟了匡胤。走闖關西。招災惹禍。吃酒行兇。乃是專門絕技。虧了匡胤。叫他習學文禮。所以革去舊規。知些禮貌。然而倉忙之際。終多失儀。故此今當朝拜。只行了三禮。世宗見了暗暗的好笑。這魯夫禮貌不全。怎做朝廷大臣。然較之昔日。也算虧他的了。遂傳旨賜坐。鄭恩坐在錦墩之上。眼珠兒瞧着鼻頭。動也不動。以爲盡禮。世宗問道。二御弟。朕聞你定下一頭親事也。該奏與朕知。早早完聚。因何只不題起。鄭恩道。這多是二哥做的事務。於臣何干。世宗道。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汝怎麼推諉別人。鄭恩道。臣本不

要這女人。多是二哥與臣爲媒。世宗道。朕今差官前去迎接陶三春到京。與汝完姻。以成大禮。鄭恩奏道。方纔臣已說過。總不要這女人。如陛下要去迎來。這原是二哥做的媒。任二哥取了去。世宗微笑道。汝說來言語通無道理。聘定婚姻。讓與媒人。自古以來。從無此理。朕逆知汝意。不過嫌他力勇。常恐受他教訓耳。然汝雖懼他。朕實嘉悅。下次汝或不知禮貌國法。卽着王妃盡情責罰。傳旨着禮部知道。卽日差官四員。安備半朝鑾駕。前往陶家庄。迎娶陶三春到京。擇日與二御弟汝南王鄭恩成親。龍袖一拂。駕退還宮。

文武官員一齊退出。鄭恩道：「二哥，我說過的這驕球人的女娃娃，委實不要他娶來做甚，就是取了來，我也不肯與他成親。」匡胤道：「三弟，你說甚話？朝廷旨意誰敢有違？汝若不遵，便是逆君大罪了。」鄭恩道：「我不要就罷了。他把我怎樣定罪？」匡胤道：「天子喜怒不常，隨事可以問罪。汝今違忤，不打緊，輕則革職爲民，重則斬首示衆。豈肯以汝御弟而寬宥耶？」鄭恩道：「據你謂來，必要依他的了。只是我向來沒有拘管，好不快活。如今却做了死人，一步也不得做主，呆呆的聽人分付，好不耐煩。既然如此，我只得依了他罷。」說罷，二

人各自回府。匡胤見了父親，勸把妹子配與高懷德爲室。趙宏殷大喜，即便擇日招懷德爲婿。王侯作事不比庶人之家。至期張燈結綵，鼓樂喧天。在朝文武各各送禮賀喜。當日新人參天拜地，請趙宏殷夫婦當廳受拜。然後夫妻交拜，花燭合巹，送入洞房。諸般禮數不必細說。至次日，趙宏殷大開筵席，請在朝文武飲過了喜筵。諸事已畢。三朝之後，趙宏殷備下花銀千兩，准折姪奩，送高懷德夫妻回歸府第。懷德差了家將，備設安車，往山東迎接母親到來安享榮華。按下不題。那禮部奉了聖旨，差官備駕往陶家庄迎

娶也不必細表。只說陶三春的哥哥陶龍陶虎自從趙匡胤爲媒把妹子配與鄭恩。留下聘禮別去之後他却時時着人打聽。聞得趙匡胤保駕兵下河東立了戰功受封都虞之職。鄭恩亦得侯位之封。心中歡喜進房來與三春說知其事。三春道哥哥小姝前日言猶在耳他若有了王位方可成親。如今只是封侯哥哥且莫歡喜。陶龍道賢妹你莫要小覷了這侯位他立功至此亦非易事。日後再有功績這王位便可立致矣。說罷相別而出。遂乃着人前往蘇杭兩處置辦綾羅緞疋。龍蟒粧花。喚了許多裁縫至家。整月的

做就內外衣服。又置辦那些銅錫器皿什物傢伙。件件俱全。三春知道便叫哥哥他既封侯。難道府中沒有應用之物。也要哥哥這等費心。陶龍道各人體面。理上該當。况我陶門又非小戶人家。豈可草率。遣人恥笑。就是那從嫁了鬢。任從賢妹自擇。諸事都宜豫備。免得臨時踟躕不及周章。三春聽了大喜。感激兄長用心。於是將自己房中一切該用之物。隨時收拾停當。不覺又過了多時。那一日只見本縣縣官到來報喜。陶龍弟兄接進大廳。見禮坐下。茶畢。縣官開言說道。貴府令妹丈鄭。今封汝南王。御賜完姻。皇上特

差禮部官四員領帶宮官排列半朝鑾駕迎娶王妃
不日將到先有探事報來爲此下官先來報喜陶龍
陶虎恭身拜謝設席款待因說道治民一介布衣不
知禮數若明日天使到來該是如何款待望老父母
指教縣官道天使到來須設正席四桌外備折席禮
四封鑾輿儀從設備席五十桌記點每人賞封銀二
兩其餘裝車夫役與之酒飯均爲賞賜其工食之項
到京時鄭王自有給發依此整備而行便無疎失弟
兄二人一齊致謝道愚弟兄村野之夫幾乎失禮承
老父母所教心目爽然矣但俟天使到舍之時望在

先二日差貴役相聞好辦酒席縣官應允酒散謝別
而去那陶家二嫂聞知此信進房道喜說起縣官之
言不日天使就到三春道粧奩什物哥哥既都備下
不必說了所有該用酒席賞賜等項將父母存下十
兩之銀聽用可也且說南宋王趙匡胤一日請高懷
德到府商議道陶三春勇力過人曾將鄭恩力服自
恃高強目無能人今出嫁到京未免視吾等亦如同
類吾意欲於路送信於他使他知懼然徧觀在京諸
將皆非敵手惟汝比張鄭力大可與爲敵汝可帶領
兩府家將只做打圍先差家將暗暗告知宮官不可

元音全傳
慌亂。汝便裝做响馬。要他買路錢。他自然發怒。親自出來交鋒。便可試他武藝高下。了汝宜見機而作。然後說明相接之意。使彼知我勇猛之人。亦爲不少。且使鄭恩日後。也有光彩。懷德笑而從之。整備停當。按期出城。打點行事。慢題且說。差官督領車仗。扈從人等。非止一日。到了縣中。縣官迎接。送歸公館。餽送禮物已畢。卽差人飛報陶家。陶氏弟兄得報。分付門外。搭起蓬廠。屯着車仗人馬。大廳上接待差官。側廳款待家將。車夫役人等。在庄房內酒飯。叫下梨園。大排筵席。一應完備。等候到來。至次日清晨。早見一簇人

馬擁護而來。前面打着汝南王奉旨迎親的搨牌。排列着花簇簇的半朝鑾駕。憑的威儀。後面便是差官。官監。縣官在後跟隨。一行人將次到庄。陶氏弟兄迎接進廳。開讀聖旨。弟兄謝過了恩。然後相見賓主。坐定。縣官側坐相陪。茶過三巡。便請入席。那酒筵豐盛。自不必說。當時點戲開場。酬酢勸侑。客主盡歡。席終而散。以下陸續人等。各各酒飯已畢。陶龍擇日起行。時有親戚都來送嫁。陶龍一槩辭謝。這日擺列王府職事。簇擁着鑾輿。前披後掩。好不威儀。那宮官騎馬。婢女乘車。弟兄兩個。與那欽差官。一齊坐馬。押輿縣

官在後送行。只聽三聲炮响。鑾輿起行。那街道上隣里男婦。挨肩擦背。夾道傍觀。个个誇獎。人人稱羨。都議論个不了。張望的不休。那縣官直送至交界地方。然後辭去。正是

貴賤不由妍媸定。

富貧端在命途來。

鑾輿一路行程。曉行夜住。遂州過縣。地方官餽送程儀。好不威顯。行了多日。將近皇都。來至一處所在。離汴京約有三十餘里。正行之際。只聽得樹林中一聲砲响。閃出五六十騎人馬來。當頭一位大王。坐馬端鎗。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的雷下買路錢。便放你過

去。倘若遲延。性命難保。那些職事人等。見有強人阻路。唬得目定口呆。都不敢上前。縮做一堆兒。立着。內有胆壯的。慌忙報與欽差官。那欽差官已是明白。假意吃驚。卽轉報與陶氏弟兄。陶龍聽言道。這皇都地面。那得有响馬胡行。待我上前去。分付於他。卽時策馬向前。大聲喝道。汝等草賊。怎敢在輦轂之下。攔截橫行。况我等又非經商大客。又不是任滿官員。那有銀錢與你買路。你可不曾見麼。這是汝南王。鄭千歲。娶的王妃娘娘。誰敢阻路。汝當速速迴避。免得傷殘。那大王哈哈大笑道。罷。你們既無銀兩。就把那個

什麼的王妃送他過來與俺做個壓寨夫人俺便饒了你們不殺。稍若支吾你們休想回去。陶龍聽言大怒喝聲毛賊你欺人慣了不知王娘娘的本事我便對他說知請他自己出來一頓銅鎚打死了你幾個毛賊。方知娘娘的利害說罷帶馬往後而去。那三春見車馬不行便問左右道爲何不行家將稟道有响馬阻路故此不能前進。三春道那有此事正在言語只見陶龍來到跟前將响馬之言說了一遍。三春大怒喝叫取披掛過來侍女答應一聲卽忙往箱車取將披掛出來。三春登時結束怎見得打扮威嚴。

魚鱗甲金光耀日

紅戰祆纓鳳朝陽

錦襪裙顏色鮮妍

獸皮靴舒長穩步

陶三春通身結束騎了一匹白馬手執兩柄銅鎚帶領家將擁至前面一馬當先。大喝道何處毛賊敢來阻路只見那大王一馬冲出叫聲女將看箭一聲响箭打三春左耳擦過三春不會提防吃了一驚聽得弓弦响處又是一箭從右耳邊射來三春放下鎚一手接住喝道毛賊有箭盡數射來那大王驀地裏又放一箭從中射來剛到護心鏡被三春順手一鎚打落馬前兩邊觀者盡皆喝采。三春提鎚拍馬冲來那

大王挺鎗迎架。這陶三春的鎗重有八十二斤。當時見大王一鎗刺來時，把一鎗架開了鎗。那一柄鎗早又飛到。那大王暗暗喝采。兩個戰在當場，殺在一處。戰有三四十合。三春也是暗暗思想：此人鎗法利害，不像個响馬。吾且未可傷他性命。心下一想，手畧一鬆。那大王見三春手慢，忙把鎗望肋下用力一撥，思量要撥他下馬，不想被三春用肋夾住。將一柄銅鎗放下。趁手捻住了鎗頭。那大王用力把鎗一扯，却拖不動。說時遲，來時快。三春早把這柄銅鎗當頭蓋下。那大王慌了，棄了鎗，雙手接住了鎗柄，再也不放。三

春即便跳下馬來，只一扯，反把大王扯落馬下。三春大喝道：沒本事的毛賊，饒你去罷。那大王立起身來，走上前道：請王嫂上馬。三春道：你是何等之人，敢稱我爲王嫂。那大王笑道：實不相瞞，我乃南宋王之妹丈。高懷德便是。只因南宋主是大媒，故令某來迎接。遂叫家將上前叩頭。三春大喜道：原來是高侯駕臨，適纔冲撞萬勿掛懷。遂分付左右，取出銀兩賞賜了家將。三春同懷德相見了二兄，叙新親之禮。弟兄二人道：有勞高侯台駕來迎，足爲榮耀。懷德道：豈敢。只爲汝南玉乃當今之虎將，聞知被合妹所伏，弟等不

信。故作此態。實欲請教武藝耳。衆皆大笑。陶龍道。如此作耍。以性命爲兒戲。倘或失手。豈不可惜。高懷德道。適纔所射之箭。頭上無鐵。不致傷人。但是令妹的鎚。實爲利害。弟若接的不快。此時喪之久矣。自今以往。再不敢輕敵了。衆復大笑。正是。

畧把形容來點染。

方知勁敵勝男兒。

當時一行人畧畧用些酒飯。懷德合爲一起。擁輿而行。按下漫表。只說汝南王鄭恩。這日想起吉期將到。須要整備纜好。只是王府行事的規矩。我却一些也不知如何是好。倘然差了禮數。却不被陶家作爲笑話。我且與二哥商議。看是如何。遂乘馬帶了幾名家。

將來到南宋王府中。他是患難弟兄。不用通報。下馬進府。至廳上。與匡胤見禮坐下。鄭恩開言問道。今日家將來報說陶家送親將到。他手下人夫。共有二百多人。兄弟不知行事。故此特來與二哥商議。該是怎樣行法。二哥必有安排。匡胤道。禮本一體。不過行事之有大小耳。今照王侯行禮。諸凡應用。總宜從大。不可存小見之心。賢弟當要預備二百兩銀子。先着能幹家人。喚下厨茶夫役。備辦酒席。再要打點三百兩銀子。賞賜送親職役人等。再備下一二百兩。作爲內

外一應犒賞之費以外再備謝媒禮金或五千或三千再少不可這數項費用乃是最緊之事所宜預備至於在朝文武官員多來賀喜者須在三日前送帖請酒該有幾席做幾日請任憑己意是了鄭恩道算量起來這銀子還不勾用哩二哥你的媒金且借與兄弟用用日後加利送來還你匡胤道你媒金尙未出手怎麼說是借用起來鄭恩道男家的謝禮尙在後面你只把那陶家到來謝你的媒金花紅一併借與兄弟用用便是了匡胤笑道你如今要改過大號了休叫鄭子明可叫賴貓兒焦面大王罷鄭恩道休

得取笑還有要緊的心事在此要請問你教道教道匡胤道賴貓大王你除了借銀一事還有甚的心事問我那鄭恩未言先笑欲說還羞遮遮掩掩的向匡胤說將出來有分叫爲一世之莽夫傳百年之話柄正是。

不學安知倫類理

無文徒識淳龐風。

畢竟鄭恩問的甚麼心事且聽下回分解

狗名逐利世人之大槩也既知名利之是耽安識死生之當講往來撞擾役志營身比比然也欲得一高飛遠舉者已難乎其入焉乃延德有

見於此。誠加於人一等矣。則智聰觀此。安得不
曲示以全生之術。隱開其遠害之方。以見明哲
保身之宜。急哉。

人如鄭恩。方得謂之直性。漢子觀其所言。原是
二哥做的。任二哥取了去。是言也。誰肯漫然而
道之也。亦思此何事也。而二哥可做。此何物也。
而二哥可取乎。夫以我之所有。而讓於二哥。則
非直三春也。將無物而不可不使二哥取之矣。
是其泯人已之迹。忘爾我之形。誠有與物共之
大志矣。非直性之人。烏能言此。

寫响馬阻路。都有聲勢。寫男女交手。都有步驟。
極力張皇。總是繪其三春身分。

以將軍而為响馬。事之假者也。乃開口便說買
路錢。是假中之假也。以阻路而欲取貨財。言之
假者也。乃以王嫂作為壓寨夫人。是假之中之
更假也。是故無鏃之矢。假於物。欲撥下馬。假於
戰。一篇弄假文字。恍若真情。此誠野史小之神
乎其技者。

官員而曰任滿。非謂榮歸之顯也。蓋云財帛之
多也。夫以蒞任牧民。本為撫字。而欺公藐法。實

飛龍傳
爲錢財。平日之科歛橫征。旣滿饕餮之性。一旦而期畢解任。乃充囊橐之資。三年中之焦勞。剝攘奪脂膏。適以供盜者之刼。可不哀哉。然而天心所惡。特假手於盜耳。何嘗有厚薄之施耶。岳武穆云。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惜死。誠哉是言也。

飛龍傳

第五十三回

陶三春職兼內外

張藏英策靖邊隅

詩曰

自結絲蘿未有期

恩榮綵筆把詩題

好逑已叶關雎什

和調堪吟琴瑟齊

一命武魁朝野敬

六官檢點勝疇宜

紅顏傑出無多觀

邊外干城亦建奇

話說鄭恩天性質直。不學無文。因是吉期已近。不知禮數規模。所以親到南宋王府中。商議行事。匡胤將

這婚姻禮數一切應該事務。開示明白。那鄭恩記在心頭。卻又問道。二哥兄弟想這女娃娃。實是氣他不過。到了這日。等待拜堂過了。兄弟便去多呷幾壺酒。不去採他。竟自睡覺。你道好麼。匡胤道。若如此。你便又要討打了。從來結親吉日。取其夫婦和合之意。其夫婦之所以必期和合者。乃爲生男育女。相傳宗嗣之故耳。你明日若冷落了。他又性如烈火。一時怒發。顧甚新人體面。拳鋒到處。只怕你無力承當。那時愚兄又不好來救你。便怎處。鄭恩聽罷。此言只把頭來亂顛。說道。二哥說的不差。果然他發起惱來。到是

不妙之事。咱只曉得呷酒打降。是本等的事。這做親勾當。那裏曉得還望。二哥教道我。怎樣一个法兒。不致他打罵。匡胤道。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陰陽配合。是爲夫婦。男女媾精。生息無窮。此乃天地之正氣。人道之大端也。所以人能各正其性命。方爲保合太和。善全造化。若或放蕩不經。便爲非理。非理之人。又在正道之所不取者。今賢弟既問於我。我不說明。安知其理。汝於明日拜堂之後。歸房合巹。客散安寢。須要和顏悅色。言語溫柔。盡其愛敬之歡心。效于飛之樂法。君子之風。自然彼此歡洽。相敬如賓。

矣。鄭恩道是便是了。咱只恐他性兒依舊。動手起來如何是好。匡胤哈哈笑道。你既做了一個男子。怎麼倒怕起婦人來。凡是禮下於人。人亦必然致敬。彼時你偷他瓜吃。自然打你。今日乃明媒正娶。名正言順之事。彼縱強暴。安有打罵之理。汝但放心。我看三春亦是知禮之人。決不鹵莽。汝只依理而行。便是無碍了。只是還有一說。這媒金謝禮。送與不送。且是由你所有前日定親玉玦。乃愚兄之物。須要見還鄭恩。笑道。二哥你忒也。小人之見。這玉玦兒。畱在咱處。等待你有了姪子。與他玩耍的。怎肯還你。匡胤道。尊諱。賴

貓。果然話不虛傳矣。佩服佩服。說罷。兩個大笑而別。匡胤又揆了幾名得力家將。往汝南王府中。代爲備辦。到了吉期。陶氏弟兄。同鄭府家將。已到。把粧奩拾物。搬到府中。鄭恩撥令僕婦使女。鋪設內房。好不齊整。外面搬送已畢。衆人叩頭叫喜。甚是開熱。鄭恩坐在堂上。看了這些擺設物件。紛華富麗。目中從不會見的。不覺心中大喜。說道。咱尙沒有破賞怎的。陶家這般豐盛。多虧了二哥的主意。成就咱的好事。便令行禮官。行賞搬運人等。衆人受賞。各各叩謝。到了次日。張燈結綵。鼓樂喧天。鄭恩請了南宋王昆仲。并高

侯弟兄及在京各官皆到府中。只見鑾輿進了府門。當堂停下。陰陽官看了吉時。贊禮官請新人出轎。夫婦一對兒同拜天地。謝了聖恩。祭了祠竈。然後夫妻交拜。送入洞房。只聽那歌賦悠揚。笙篁迭奏。人間歡慶無過於此。當時飲過了合卺。鄭恩復到外廳。與陶氏弟兄并衆官見過了禮。匡胤送了陶氏弟兄之席。衆官各自依次而坐。大吹大擂。點戲開場。飲至半筵。鄭恩出席。手捧金盃。行禮敬酒。先敬了陶氏弟兄。次敬大媒匡胤。以下衆侯各官俱皆辭謝。衆人又飲了一會。即便起身。陶氏弟兄亦回公館。整備三朝禮物。

鄭恩送客進內。分付厨房。給與辦事。及女眷人等酒食。又賞賜襍役等人。并趙府幾名家將。諸事已畢。將身步進房來。見了三春。深深作了一揖。三春回了一福。鄭恩歡喜。說道。請寬衣。三春遂命了鬟。解了束帶。圓領珠冠。繡袍。松下軟鞋。鄭恩亦自脫下了公服。了鬟接去收拾了。卽送香茗過來。二人飲畢。鄭恩揮手道。你等一路辛苦。不必在此伺候了。衆婦女答應一聲。各自出去。掩上房門。鄭恩坐下。嘆嘻嘻的說道。姻緣之事。莫非前定。夫人還記得當年瓜園中的事麼。三春道。妾與君天各一方。若不是這樣奇奇怪怪。如

何成得婚姻。那時魯莽冲撞。誰知宿世姻緣。如今已往之事。也不必說了。鄭恩道。早知是你丈夫。也須畱情不致下此毒手。三春道。這也論不得。鄭恩笑了一笑。忙伸手去解三春扣帶。三春將手一推。說道。各人自便。於是二人各褪下衣裳。鄭恩雖是愚直。然見色心動。天性皆然。又經那滿室噴香。如同仙府。不覺心歡興發。身在浮雲。捧住了陶妃。相偎相倚。二人同上牙牀。整備旗鼓。鄭恩身在壯年。初近女色。勢如枯渴。三春年已及笄。望雨已久。并不推辭。兩個在香被之中。如魚似水。雲雨起來。鄭恩如蝶亂蜂狂。只向花心

去採。三春初經攀折。未免苦樂相勻。真是綢繆盡態。恩愛無窮。事畢之後。撲抱而睡。正是。

欣承玉體滋膠味。

恨聽金鷄報曉聲。

二人五更早起。梳洗已畢。各換了公服。上朝拜謝王恩。正值世宗駕臨金殿。受過文武朝儀。那夫妻二人在金階之下。嵩呼朝謝。世宗宣上金鑾。俯伏塵埃。舉目一看。見了二春。形容醜陋。氣槩雄赳。心下甚是驚駭。暗想。鄭恩這等魯莽。不諳事體。須得要這位勇狠夫人。壓制於他。庶幾心懷顧忌。不至胡行。遂乃開言問道。聞卿深知兵法。力可兼人。果有之乎。陶妃奏道。

子音全傳 五
臣妾本係草莽之女。幼失姆教。未嫻閨範。性成愚魯。以此只愛騎射。喜習兵書。一十八般武藝。大畧粗知。若云力可兼人。不敢自信。今蒙聖上垂問。臣妾謹以實奏。世宗道。卿既有此才能。朕欲當殿一試。畧觀射藝可乎。陶妃道。聖諭所及。臣妾焉敢不遵。願賜弓矢以試之。世宗大喜。傳旨命值殿官。卽給陶妃弓箭。就於丹墀下。約計百步之外。立起紅心。看陶妃試箭。以觀武藝如何。陶妃領旨。謝恩起來。取了弓箭。將身退至殿外。正立堦前。攀弓架箭。對了垛子。便射。只聽得颼颼的幾聲响。處正如飛星穿月一般。一連三箭。皆

中紅心。兩旁文武官員。盡皆喝采。陶妃射畢。上殿復旨。世宗見而大悅。卽謂之道。卿以閨門弱質。而能具此勇力。負此高才。誠不世之觀也。射法旣見盡善。他如武藝之高妙。兵法之精通。不觀而可知其能事矣。朕心嘉悅。當有榮封。今封卿爲毅勇正德夫人。欽賜武狀元之職。宜與汝南王。並驅朝佇。共享榮光。就行朝見皇太后。及皇后。遊宮三日。然後榮歸府第。陶妃受封謝恩而起。鄭恩見夫人。封了狀元。好不歡喜也。在下而謝了恩。先是退出。那武狀元陶妃奉旨遊宮。自有宮官前來引導。先至養老宮。朝見太后娘娘。那

太后見陶妃禮度從容言詞剛決心下十分歡喜。嘗愛殊深因而問道賢妃青春幾何。父母可在。家下還有甚人可有出仕的麼。陶妃奏道。臣妾虛度二十一歲。自幼父母早亡。有兄陶龍陶虎。撫養成人。祖公會為後唐顯職。奈因兵荒世亂。避禍鄉村。農桑為業。耕讀傳家。今又遭逢聖朝盛世。惠養萬民。因此臣妾二兄安居薄業。尚未出仕天朝。太后見陶妃所奏言語剴切誠實有禮。心中大喜。復獎諭之道。觀賢妃年雖幼艾。德禮堪嘉。其文武之材能。真智勇之首選。皇上愛才寵異。命職宜然。惜乎身屬女流。不能朝堂輔弼。

宜任內職。參理宮庭。庶見隆遇之意。今再加封爾為六宮都檢點之職。爾可不時進宮。凡遇內庭所有作姦犯科。一應大小等事。任爾糾察。劾奏。以便施行。卽汝兄今係皇朝貴戚。豈可白衣終身。我常與皇帝說知。自有封爵。陶妃謝恩不盡。太后又傳懿旨。命設宴宮中。以賜之。宴罷。又賜脂粉銀三千兩。陶妃復謝了恩。方纔退出。宮官復引陶妃。至朝陽宮。朝見皇后。娘娘拜畢。皇后賜坐於傍。那皇后見了陶妃這等人物。心下雖然驚異。却也十分愛敬。亦命賜宴。又賜白銀千兩。綵緞數十端。其金銀器皿。及珠翠寶玉之類。賞

資甚厚。陶如受賜謝恩拜辭而出。當時引導宮官引了陶如。在各宮遊遍。那些妃嬪媵嬙。聞知陶如封了六宮檢點。糾察宮闈。各各凜然知做。也有相請飲宴的。也有餽送玩物的。好似上司下臨。考察官吏的一般情景。憑樣與頭直是。

九重恩命新頒逮

六院閏情趨附將

陶如奉旨遊宮。不覺三日已過。當時辭駕出宮。王朝覆旨。正值世宗臨殿。陶如朝見已畢。世宗因遵太后之命。即時降旨。封陶龍陶虎爲侯伯之爵。卽於本處建立府第。欽此。欽遵。狀元都檢點職兼內外優禮宜

尊。卽着承奉官安備寶輿。仍賜半朝鑾駕。迎歸府第。撥禮部官一員。賫旨護送。其內宮所賜之物。着太監卽送汝南王府收領。旨意一下。諸官遵行。陶如俯伏謝恩。辭駕而出。當時出了五朝門。早見寶輿鑾駕。齊都備下。陶如上輿起行。但見前呼後擁。車璘馬蕭。好不威嚴。一行人迎至鄭王府來。此時鄭恩正與趙王高侯陶龍陶虎親友等衆飲宴。聞知陶如榮歸。又有聖旨下來。卽忙往外迎接。至廳。欽差官道旨意。是榮封鄭王尊舅陶公的陶氏弟兄。卽忙俯伏聽宣。欽差官開讀了詔旨。陶龍陶虎望闕謝恩。欽差官辭去。太

監等亦各回宮。陶妃命鄭王朝闕八拜。然後將皇太后及皇后所賜脂粉銀兩。并賞賚之物。一齊收了進去。衆人各各稱贊其能。那陶龍陶虎。分付家丁。將廟見禮物。送入祠堂。鄭王又命辦事官。整備祭禮。祭祀祖先。夫妻二人。上香禮拜已畢。衆王侯請出陶妃。依次相見。趙王匡亂說道。後日午刻。備席在舍。請賢弟弟婦到來作賀。望勿推却。陶妃謝諾。辭了衆人。往內去了。鄭恩分付重新擺宴。與衆王侯歡飲。直至酩酊方休。自此各家王侯。輪流設席。作賀新婚。按下不表。只說世宗自登極以來。年歲豐盈。天下太平。萬民樂

業。文武輯睦。朝廷政事。無論大小。皆世宗親裁。百官唯受成而已。時有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云。

臣聞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以獨治。必擇人而任。以觀其成焉。今陛下焦勞宵旰。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是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不信羣臣耳。不若選夫能公正者。以爲宰相。能愛養者。以爲守令。能理財足食者。使掌錢穀。能原情守義者。使掌刑罰。陛下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

賤事無乃失爲政之本乎。宣授朝散郎河南節度使推官。臣高錫百拜上言。

世宗看了歎道。非我好勞。只慮輕易托人。不能盡心。爾遂乃留中不發。下日謂侍臣曰。凡兵在乎精。不在乎多。今以百農夫之加。僅足供王甲士之需。奈何。餒我民之膏血。以蓄養無益之兵。且好反不分。衆何以勸。乃命趙匡胤大簡諸軍。擇其精銳者收用。其羸弱者罷去。仍詔募天下壯士。許令諸關聽擇。撥付趙匡胤。簡閱選其武勇出衆者爲殿前諸班禁軍。其馬步軍皆合管轄。那將帥自選閱之後。士卒精強。所攻必

取。所戰必勝。侍臣皆頓首稱謝。忽中官來奏。大師馮道卒。世宗聞奏。甚加歎息。卽勅有司。依三公之禮葬之。有司奉行不題。話分兩頭。却說北漢主劉崇。自高平一敗。憂憤成疾。延至數月而殂。遺使告哀於契丹。契丹主接得告哀文表。卽遣使命冊立劉崇之子。承鈞爲帝。更名劉鈞。劉鈞得命。遂卽皇帝位。那劉鈞天性篤孝。行已謙恭。旣嗣大位。勤於爲政。愛民禮士。境內稍安。仍上表稱契丹爲父皇。凡貢獻餽送。極其敬事。因此後人見劉鈞忍恥事虜。效尤石敬瑭故事。阿諛諂媚。竭力以事之。捨山後楊業干城之將。視爲等

開而不用。孰知見譏於當世。遺笑於萬年。後人因有
一詩以嘲之。

遼盧當年勢最強。

中原屢被犯邊疆。

甘心上表稱爲父。

無恥劉鈞計不良。

顯德二年正月初一日。日食四分。世宗下旨詔求直
言。次日封章沓至。世宗擇其嘉言善行。有益於民者。
見之施行。時有邊將張藏英。上陳備邊之策。大意謂
冀州青州等處。有胡盧河。潢亘數百里。可濬掘。傳深
流水。令其滿溢。再擇地勢。築城池以守之。兵馬若來。
亦可限其奔突。且百姓得再生之路矣。世宗覽表大

喜。道張藏英有此智謀。必能爲朕守勝於長城遠矣。
一面降詔褒獎。一面遣韓通張光遠督民夫往彼濬
築。一將得旨。卽日帶領軍馬。起發民夫。至李宴口地
方。築立城池。畱兵馬屯札。以護沿邊居民。不在話下。
却說契丹主聽得張光遠起築城池。遂與衆將商議
道。李宴口乃大遼出入之路。若使其城築就。屯設重
兵以守之。只我國計窮矣。今可乘其未完。出精兵以
攻之。使彼不得成功。方無後患。衆將皆言此計甚妙。
契丹主卽差大將屈突惠爲先鋒。帶領精兵一萬。前
去抄出攻之。屈突惠得旨。遂卽起兵。來至李宴口。離

地數里。扎下營寨。下令翻兵。明日分四路而出。叫他四面受敵。便自走矣。次日張光遠與韓通正在監督築城。忽哨馬報到。北兵長驅而來。其勢甚大。張韓二人聽報大驚。卽忙傳令列營而待。那民夫聽報。北兵大至。各各驚心。棄築慌忙奔潰。遼將屈突惠部領虜兵四面湧來。將張韓之衆圍繞在中。日夜攻擊。張光遠率領步騎盡力拒敵。北兵不退。光遠對韓通道。虜兵困逼甚急。若求救於朝廷。一時救應不及。恐誤大事。不如告急於張藏英。令其鼓兵而來。虜可退矣。韓通深然其言。卽差健卒偷出虜營。逕至冀州。見張藏

英告急。藏英看了文書。對差人道。汝回去報知張主將。只要堅守三日。吾救兵便到矣。差人奉領回報去了。張藏英卽命部將江宏守城。自領精兵五千。離冀州來至李晏口。張光遠聞知救兵已至。整頓步騎以待。北將屈突惠正看翻兵攻擊城壁。忽山後一聲鼓响。冲出一隊人馬來。但見旌旗開處。張藏英拈鎗出馬而來。屈突惠舞刀拍馬上前迎戰。兩下喊聲大振。金鼓皆鳴。一將戰上二十餘合。藏英佯輸而走。屈突惠不知是計。拍馬追來。藏英較其來近。輕舒猿臂。大喝一聲。擒屈突惠於馬上。北兵見主將被捉。潰圍而

走張光遠韓通領兵齊出與張藏英兩下夾攻北兵大敗死傷者不可勝數三將催兵追殺至十餘里乃收兵而還將屈突惠斬於城下號令張光遠道若非公忠於王事焉能建此大功藏英道全仗諸公之力以勝北兵一陣但此城實乃中原之咽喉公宜盡心築城若有緊急吾當相助張韓二人稱謝不已藏英別了二將領本部人馬回冀州去訖從此張光遠與韓通分外當心恐契丹復來擾亂親督民夫日夜堅築未及一月早已築完乃遣使上表奏請調兵鎮守世宗得表大悅已知藏英建立大功遂加爵賞仍就

下詔着張光遠韓通並受節度使之職領部兵鎮守城池旨下張韓受職分營守倘自此邊患休息漸得生聚正是

夜指碧天占勝地

曉磨寶劍望胡塵

却說世宗一日設朝與諸大臣議道朕自踐位以來每思治政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有吳蜀幽州南唐等處皆阻於聲教未能混一海宇用是爲慮爾等近臣可撰爲君難爲臣不易及開邊策各一篇與朕覽之是時昌邑侯王朴獻策一篇世宗覽而大喜道王先生乃先帝有功之臣所陳篇章深愜朕意此

非先生之深慮遠謀。何以及此。乃朕之柱石也。即日授王朴爲開封府領丞相事。王朴受命謝恩。忽近臣奏稱有邊報機密事情。不爭有此一報。有分叫賢臣策百世功勳。良將佈千秋事業。正是

王政首開除暴命。

仁君先務愛民心。

畢竟報的什麼事情。且看下回分解。

偷瓜則打。不偷瓜則不打。盡人而知之也。雖然此特口上之言耳。非及乎心中之意也。夫心中之意奈何。日偷瓜則打。採花則不打。奚以明其然也。蓋瓜者身外之物也。不問而取。是之爲盜。

况以我之所有。供彼之所無。偷者益而失者損。此其不免於打。所必然之理也。已若夫花則身內之物也。必有所以培養之。灌溉之。而後可以結其實。傳其種。夫此花也。又非朝榮夕毀之比也。亦非攀折傷殘之類也。是固取之不禁。用之不竭。以彼之所有。補吾之所無。洋洋其樂色。愈妍也。切切其歡。貌愈艷也。彼自損而吾仍爲益。彼不足而吾則有餘。孰肯輕於怒憤。而撲責夫採花之人哉。况其採之也。鑽穴踰牆。尙相從而拒。則名正言順。已遂其所性之天。安有悻悻。

然而出於打也耶。此偷瓜則打。不偷瓜則不打之深意也。鄭恩烏得而知之。鄭恩而不知。則有此一問也宜矣。

纔進房中。便作深深一揖。新人覲。而遠爾請。卽寬衣。鄭恩原非愚鹵。何嘗不知做親之事。且看他歡喜。又是笑嘻嘻。且又笑了一笑。何等款曲。真是溫存到十分矣。

三枝翎箭。傳了一個狀元。數句奏詞。受了六宮檢點。陶妃亦可謂挾過人之具。取功名如拾芥矣。且其受賜回家。命夫朝謝。誠勇而有禮之儔。

